

海滨故人
归雁

庐 隐

中国现代文学
作品原本选印



2 034 9736 8

庐 隐

中国现代文学
作品原本选印

海 滨 故 人
归 雁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八 五 年 · 北 京

庐隐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《海滨故人》，中篇小说《归雁》分别于一九二五年七月由商务印书馆、一九三〇年六月由神州国光社出版。此次重印悉依初版本，并将二书辑为一册，对其中个别明显错字作了校正。

海滨故人 归雁

Haibin Guren Gui Yan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文字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 181,000 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9\frac{5}{8}$ 插页 2

1985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5年12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13,300

书号 10019·3884

定价 1.65 元

[247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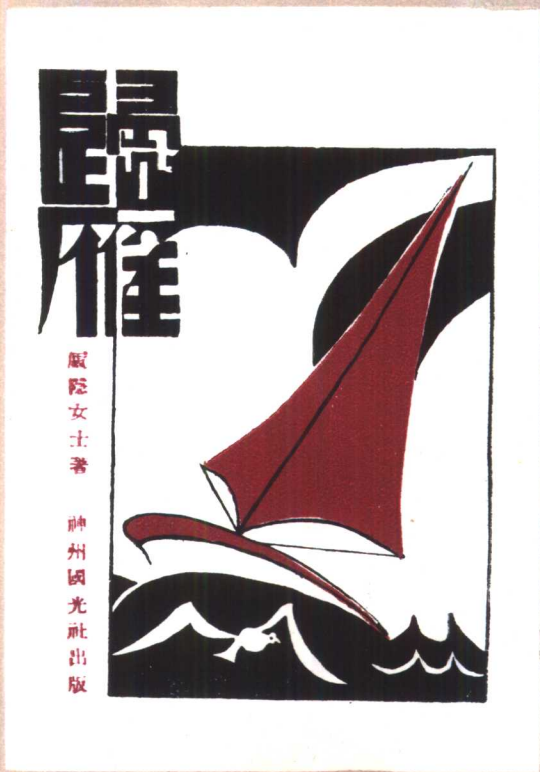
191

454093

海濱故人
盧隱女士著



故人



原本封面

目 录

海滨故人

一个作家	3
一封信	11
两个小学生	18
灵魂可以卖吗	26
思 潮	36
余 泪	41
月下的回忆	51
或人的悲哀	56
丽石的日记	74
彷徨	88
海滨故人	100
沦 落	160
旧 稿	184
前 尘	188

归 雁

归 雁	209
-----	-----

海 滨 故 人



一个著作家

他住在河北迎宾旅馆里已经三年了，他是一个很和蔼的少年人，也是一个思想宏富的著作家；他很孤凄，没有父亲母亲和兄弟姊妹；独自一个住在这二层楼上，靠东边三十五号那间小屋子里；桌上堆满了纸和书；地板上也满了算草的废纸；他的床铺上没有很厚的褥和被，可是也堆满了书和纸；这少年终日里埋在书丛纸堆里，书是他唯一的朋友；他觉得除书以外，没有更宝贵的东西了！书能帮助他的思想，能告诉他许多他不知道的知识；所以他无论对于那一种事情，心里都很能了解；并且他也是一个富于感情的少年，很喜欢听人的赞美和颂扬；一双黑漆漆的眼珠，时时转动，好象表示他脑筋的活动一样；他也是一个很雄伟美貌的少年，只是他一天不离开这个屋子，没有适当的运动，所以脸上渐渐褪了红色，泛上白色来，坚实的筋肉也慢慢松弛了；但是他的脑筋还是很活泼强旺，没有丝毫微弱的表象；他镇天坐在书案前面，拿了一枝笔，只管写，有时停住了，可是笔还不曾放下，用左手托着头部，左肘支在桌上，不住的沉思默想，两只眼对着窗外蓝色的天凝然神注，他常常是这样。有时一个黄颈红冠的啄木鸟，从半天空忽的一声飞在他窗前一棵

树上，张开翅膀射着那从一丝丝柳叶穿过的太阳，放着黄色闪烁的光；他的眼珠也转动起来，丢了他微积分的思想，去注意啄木鸟的美丽和柳叶的碧绿；到了冬天，柳枝上都满了白色的雪花，和一条条玻璃穗子，他也很注意去看；秋天的风吹了梧桐树叶刷刷价响，或乌鸦嘈杂的声音，他或者也要推开窗户望望，因为他的神经很敏锐，容易受刺激；遇到春天的黄莺儿，在他窗前的桃花树上叫唤的时候，他竟放下他永不轻易放下的笔，离开他亲密的椅和桌，在屋子里破纸堆上慢慢踱来踱去的想；有时候也走到窗前去呼吸。

今天他照旧起得很早，一个红火球似的太阳，也渐渐从东方向西边来，天上一层薄薄的浮云，和空气中的雾气都慢慢散了；天上露出半边粉红的彩云，衬着那宝蓝色的天，煞是娇艳，可是这少年著作家，不很注意，约略动一眼珠，又低下头在一个本子上写他所算出来的新微积分，他写得很快，看他右手不住的动就可以知道了。

“铛啷！铛啷！”一阵钟声，已经是早点的时候了，他还不动，照旧很快的往下写，一直写，这是他的常态，茶房看惯了，也不来打搅他；他肚子忽一阵阵的响起来，心里觉得空洞洞的；他很失意的放下笔，踱出他的屋子，走到旅馆的饭堂，不说甚么，就坐在西边犄角一张桌子旁，把馒头夹着小菜，很快的吞下去，随后茶役端进一碗小米粥来，他也是很快的咽下去；急急回到那间屋里，把门依旧锁上，伸了一个懒腰，照旧坐在那张椅上，伏着桌子继续写下去，他没有甚么朋友，所以他一天很安静的著作，没有一个人来搅他，也

没有人和他通信；可以说他是世界上一个顶孤凄落寞的人；但是五年以前，他也曾有朋友，有恋爱的人；可是他的好运现在已经过去了！

一天下午河北某胡同口，有一个年纪约二十上下的女郎，身上穿戴很齐整的，玫瑰色的颊，和点漆的眼珠，衬着清如秋水的眼白，露着聪明清利的眼光，站在那里很疑迟的张望；对着胡同口白字的蓝色牌子望，一直望了好几处，都露着失望的神色，未了走到顶南边一条胡同，只听她轻轻的念道“荣庆里……荣庆里……”随手从提包里，拿出一张纸念道：“荣庆里迎宾馆三十五号……”她念到这里，脸上的愁云惨雾，一霎那都没有了；露出她娇艳活泼的面庞，很快的往迎宾旅馆那边走；她走得太急了，脸上的汗一颗颗象真珠似的流了下来；她用手帕擦了又走；约十分钟已经到一所楼房面前，她仰着头，看了看扁额，很郑重的看了又看；这才慢慢走进去，到了柜房那里，只见一个五十岁上下的老头儿，在那里打算盘，很认真的打，对她看了一眼，不说甚么，嘴里念着三五一十五，六七四十二，手里拨着那算盘子，滴滴嗒嗒地响；她不敢惊动他，怔怔在那里出神，后来从里头出来一个茶房，手里拿着开水壶，左肩上搭了一条手巾，对着她问道：“姑娘！要住栈房吗？”她急忙摇头说：“不是！不是！我是来找人的。”茶房道：“你找人呵，找那一位呢？”她很迟疑的说：“你们这里二层楼上东边三十五号，不是住着一位邵浮尘先生吗？”“哦！你找邵浮尘邵先生呵？”茶房说完这句话，低下头不再言语，心里可在那里奇怪，“邵先生他在这旅馆

里住了三年别说没一个人来看过他，就连一封信都没人寄给他，谁想道还有一位体面的女子来找他！……”她看茶房不动也不说话，她不禁有些不自在，脸上起了一朵红云和烦闷的眼光，表示出她心里很急很苦的神情！她到底忍不住了！因问茶房道：“到底有没有这个人呵，你怎么不说话？”“是！是！有一位邵先生住在三十五号，从这里向东去上了楼梯向右拐，那间屋子就是，可是姑娘你贵姓呵？你告诉我好给你去通报。”她听了这话很不耐烦道：“你不用问我姓什么，你就和他说有人找他好啦！”“哦！那末，你先在这里等一等我去说来。”茶房忙忙的上楼去了；她心里很乱，一阵阵的乱跳，现着忧愁悲伤的神色，眼睛渐渐红了，似乎要哭出来，茶房来了道：“请跟我上来罢！”她很慢的挪动她巍巍的身体，跟着茶房一步步的往上走；她很费力，两只腿象有几十斤重！

少年著作家，丢下他的笔，把地板上的纸拾了起来，把窗户开得很大，对着窗口用力的呼吸，他的心跳得很利害！两只手互相用力的摩擦，从屋子这头走到那头，来往不住的走；很急很重的脚步声，震得地板发响，楼下都听见了！“邵先生客来了。”茶房说完忙忙出去了，他听了这话不说甚么，不知不觉拔去门上的锁匙，呀！一声门开了，少年著作家和她怔住了！大家的脸色都由红变成白，更由白变成青的了！她的身体不住的抖，一包眼泪，从眼眶里一滴一滴往外涌；她和他对证了好久好久，他才叹了一口气，轻轻的说道：“沁芬！你为甚么来？”他的声音很低弱，并且夹着哭声！她这

时候稍为清楚了，赶紧走进屋子关上门，她倚在门上很失望的低下头，用手帕蒙着脸哭！很伤心的哭！他这时候的心，几乎碎了！想起五年前，她在中西女塾念书时，有一天下午，正是春光明媚，她在河北公园一块石头上坐着看书，我和她那天就认识了，从那天以后，这园子的花和草——就是那已经干枯一半的柳枝，和枝上的鸟，都添了生气，草地上时常有她和我的足迹；长方形的铁椅上当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，有两个很活泼的青年，坐在那里轻轻的谈笑；来往的游人，往往站住了脚，对她和我注目，河里的鱼，也对着她和我很活泼地跳舞！哼！金钱真是万恶的魔鬼，竟夺去她和我的生机和幸福！他想到这里，脸上颜色又红起来，头上的筋也一根根暴了起来，对着她很绝决的道：“沁芬！我想你不应该到这里来！……我们见面是最不幸的事情！但是……”她这时候止住了哭，很悲痛的说道：“浮尘！我想你总应该原谅我！……我很知道我们相见是不幸的事情！但是你果然不愿意见我吗？”她的气色益发青白得难看，两只眼直了，怔怔地对着他望，久久的望着；他也不说甚么，照样的怔了半天，末后由他绝望懊恼的眼光里掉下眼泪来了！很沉痛的说道：“沁芬！我想罗儂他的运气很好，他可以常常爱你，作你生命的寄托！……无论怎么样穷人总没有幸福！无论甚么幸福穷人都是没份的！”她的心实在要裂了！因为她没能力可以使浮尘得到幸福！她现在已经作了罗儂的妻子！罗儂确是很富足，一个月有五百元的进项，他的屋子里有很好的西洋式桌椅；极值钱的字画，和温软的绸缎被褥，铜丝

的大床；也有许多仆人使唤，她的马车很时新的，并且有强壮的高马，她出门坐着很方便；但是她常常的忧愁，锁紧了她的眉峰，独自坐在很静寞的屋里，数那壁上時計摇摆的次数；她有一个黄金的小盒子，当罗倾出去的时候，她常常开了盒子对着那张相片，和爱情充满的信和诗神往，有时微微露出笑容，有时很失望的叹气和落泪！但是她为了甚么？谁也不知道！就是这少年著作家也不知道！她现在不能说甚么，因为她的心已经碎了！哇的一声一口鲜红的血从她口里喷了出来；身体摇荡站不住了！他急了顾不得甚么，走过去扶助她，她实在支持不住了！她的头竟倒在他的怀里，昏过去了！他又急又痛，但是他不能叫茶房进来帮助他，只得用力把她慢慢扶到自己的床铺上，用开水撬开牙关，灌了进去；半天她才呀的一声哭了！他不能说甚么，也呜咽的哭了！这时候太阳已经下了山，他知道不能再耽误了！赶紧叫茶房喊了一辆马车送她回去。

她回去就病了，玫瑰色的颊和唇，都变了青白色，漆黑头发散开了，披在肩上和额上，很憔悴的睡在床上，罗倾急得请医生买药，找看护妇，但是她的血还是不住的吐！这天晚上她张开眼往屋子里望了望，静悄悄地没一个人，她自己用力的爬起来，拿了一张纸和一枝笔，已经辛苦得出了许多汗，她又倒在床上了！歇了一歇又用力转过身子，伏在床上，用没力气的手在纸上颤巍巍地写道：“我不幸！生命和爱情，被金钱强买去！但是我的形体是没法子卖了！我的灵魂仍旧完完全全交还你！一个金盒子也送给你作一个纪

念！你……”她写到这里，一口鲜血喷了出来，满纸满床，都是腥红的血点！她忍不住眼泪落下来了！看护妇进来见了这种情形，也很伤心，对她怔怔的望着；她对着看护妇点点头，意思叫她到面前来，看护妇走过来了；她用手指着才写的那信说道：“信！摺……起……”她又喘起来不能说了！看护妇不明白，她又用力的说道：“摺起来……放在盒子里……”“啊呀！”她又吐了！看护妇忙着灌进药水去！她果然很安静的睡了；看护妇把信放好，看见盒子盖上写着“送邵浮尘先生收”，看护妇心里忽的生出一种疑问，她为甚么要写信给邵浮尘？“啊呀！好热！”她脸上果然烧得通红；后来她竟坐起来了！看护妇知道这是回光反照；她已是没有多少时候的命了！因赶紧把罗倾叫起来；罗倾很惊惶的走了进来，看她坐在那里，通红的脸，和干枯的眼睛又是急又是伤心！罗倾走到床前，她很恳切的说道：“我很对不住你！但是实在是我父母对不起你！”她说着眼哭了！罗倾的喉咙，也哽住了，不能回答，后来她就指着那个盒子对罗倾说道：“这个盒子你能应许我替他送去吗？”罗倾看了邵浮尘三个字，一阵心痛，象是刀子戳了似的，咬紧了嘴唇，血差不多要出来了！末后对她说道：“你放心！咳！沁芬我实在害了你！”她一阵心痛，灵魂就此慢慢出了躯壳，飘飘荡荡到太虚幻境去了！只有罗倾的哭声和街上的木鱼声，一断一续的，兀自伴着失了知觉的沁芬在枯寂凄凉的夜里！

隔了几天在法租界的一个医院里，一天早晨来了一个少年——他是个狂人——，披散着一头乱蓬蓬的头发，赤着

脚，两只眼睛都红了，瞪得和铜铃一般大，两块颧骨象山峰似的凸出来，颜色和蜡纸一般白，简直和博物馆里所陈列的骷髅差不多；他住在第三层楼上，一间很大的屋子里；这屋子除了一张床和一张桌子药水瓶以外，没有别的东西；他睡下又爬起来，在满屋子转来转去，嘴里喃喃的说，后来他竟大声叫起来了，“沁芬！你为甚么爱他！……我的微积分明天出版了！你欢喜吗？哼！谁说他是一个作家？——只是一个罪人——我得了人的赞美和颂扬，沁芬的肠子要笑断了！不！不！我不相信！啊呀！这腥红的是甚么？血……血……她为甚么要出血？哼！这要比罂粟花好看得多呢！”他拿起药瓶狠命往地下一摔，瓶子破了！药水流了满地；他直着喉咙惨笑起来，最后他把衣服都解开，露出枯瘦的胸膛来，拿着破瓶子用力往心头一刺；红的血出来了，染红了他的白色小褂和裤子，他大笑起来道：“沁芬！沁芬！我也有血给你！”医生和看护妇开了门进来，大家都失望对着这少年作家邵浮尘只是摇头叹息！他忽的跳了起来，又摔倒了，他不能动了，医生和看护妇把他扶在床上，脉息已经很微弱了！第二天早晨六点钟的时候，这个可怜的少年作家，也离开这世界，去找他的沁芬去了！

一 封 信

冬天的日子实在太短，现在太阳只露着些微弱的残照，射在玻璃公司的黑烟筒上，一闪一闪的放光。屋子里也渐渐黑上来，但那火炉里熊熊的火光，却照耀着地毯现出一片红润；我坐在炉边一张卧椅上，四面沉寂的空气围绕着我，差不多要睡着了。

咣唧唧一阵电话铃响，我就赶忙走过去接了，原来是我的朋友王彝西的电话，约我到她家里参观她们的家庭康乐会的成立会，我很高兴的答应了，披上围巾，戴上手套，叫了一辆车子，约有一刻钟就到了。许多来宾已经都坐在礼堂里，我进去也照样的坐下，恰好才开会。她的兄弟克逊报告了开会的宗旨——建设新家庭为改造社会的基础——跟着就是她小弟弟仕予，年纪只有七岁，也有一篇很明瞭恳切的演说，满屋子鼓掌的声音，劈拍劈拍响个不住；后来她们姊妹三人又有一个很美丽的跳舞，约有一点钟这会开完了。来宾出了礼堂，散在各屋子，三五成群的谈笑，我就和彝西还有几个同学围着炉子成一个半圆圈坐着，大家说故事猜谜，热闹极了；在这个个天快愉充满心田的景象中，忽然我心里起了一个念头，因问彝西道：“清漪有信来吗？”彝西听了这话并不答覆，凝神从她衣袋里拿出一封信来，我心里很急，